

皇軍

歷史一 丁少威

引子

過去對於臺灣史研究與歷史創作，與原住民族相關者多置於邊緣地帶，除了幾件較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如：1874 年牡丹社事件、1930 年霧社事件等，得以登堂入室成為主角外，其餘者皆以「配角」參與其中。臺灣原住民族面對自 1624 年以來，近乎四百年的外來政權統治，歷來只有「順從」與「反抗」兩種選擇。

筆者不清楚有多少人知曉 1908 年日本殖民者透過「乘虛奇襲」手段，致使花蓮南勢阿美族七腳川社族人流離四散，史稱「七腳川事件」的這段歷史，但筆者知道多數至花蓮觀光的遊客會到訪「慶修院」，且竊以為多數人知道「吉野村」（今花蓮縣吉安鄉前身）是日人在臺建立的首座日人移民村，而不知該地原為南勢阿美族七腳川裔的七腳川社舊址。筆者作為七腳川社與荳蘭社的後裔，有感於近年來原住民研究與創作書寫發展蓬勃，故結合成長過程中所聽聞的故事與傳說為靈感創作本文。

巴祐¹是一名出生在大正九年(1920)住在花蓮港廳鯉魚尾社的阿眉族男孩。在他出生時，母親巴奈²與父親阿多卜³便抱著他，前往鯉魚尾社的駐在所找蕃社警察登記戶籍，於是花蓮港廳蓮鄉鯉魚尾社三百四十九番戶的戶口調查簿上又多了一個用著「片假名」記錄著阿眉族名字的人，而頭目之家才有了男丁。

巴祐祖上原居七腳川社，且祖上曾祖父曾任頭目，因此巴祐一家也可以算是驕傲的頭目家庭，榮耀無比。在過去，七腳川社不僅是花蓮奇萊平原上勢力最強大的部落外，同時也是日本警察和山區太魯閣部族都要禮遇三分、不敢輕惹的存在。日人對於山區太魯閣群的治理感到頭痛，因此與七腳川社合作，採用「以蕃制蕃」的手段相互制衡，以維持奇萊地區的穩定。但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底七腳川戰役爆發後，七腳川社不僅慘遭日方破族滅社，同時原居於七腳川舊社的七社人也四處流亡，並被日方批量集團移住。直至大正三年(1914)，最後匿居於普拉腦⁴的七腳川社人將槍械繳納並下山投降後，七腳川戰役才正式結束。而巴祐的曾祖父輩因著七腳川戰役的爆發，選擇隱姓埋名，原本的大家庭，也因這場戰役而各分東西。

巴祐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一哥哥、兩姐姐，由於族群風俗的緣故，族人多依循母系社會的運作模式，巴祐的哥哥優某多⁵早早就被寄留在距鯉魚尾社不遠之處，荖溪山溝裡的一戶人家中養著，至成年禮過後，將入贅至女方家中；而巴祐家中則是以媽媽和長姐撒巫媽⁶當家。

巴祐一家雖身處在平和的大正年間，但因為家道中落的緣故，家裡並不算過得太好。父親阿多卜給日人僱為伐木傭役，是供日人差遣的苦力勞作，且做一天休三天，極為怠慢，常令開發豐村的賀田組日人感到不滿。而母親巴奈則負責農務田作，種田、插秧等一手包辦。父母在外工作，而家庭之事，則全落在長姐撒巫媽和二姐葩⁷身上，舉凡煮菜、生火、放牛、餵豬、砍柴樣樣都得要會，幸虧當時七腳川戰役爆發後，巴祐的外公、外婆跑得快且反應精明，立即

¹ 巴祐，阿美族語名 Payu 音譯。

² 巴奈，阿美族語名 Panay 音譯。

³ 阿多卜，阿美族語名 Adup 音譯。

⁴ 普拉腦，地名，又作巴拉腦，位於今日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重光部落。

⁵ 優某多，阿美族名 Yumudu 音譯。

⁶ 撒巫媽，阿美族名 Saumah 音譯。

⁷ 葩，阿美族語 Pah 音譯。

在鯉魚尾社買得一塊水層豐沛的田地新建家屋，並且在家屋的東南隅開了一口井。在當時的部落內部而言，家中能有一口井，已然是一奢侈的生活，因為大部分的家庭都得跑個數公尺至山溝邊上的荖溪取水，再將挑好的水擔回家中使用。

巴祐自小就乖巧，甫一歲即斷奶，雖夜間偶爾會吵鬧，但都不致吵得整宿不得睡。過沒多久，巴祐兩歲時，母親巴奈生下了妹妹改媵⁸，但改媵出生沒多久就因染瘧疾而亡。其後，母親巴奈與父親阿多卜又再得一子，但因為姐姐撒巫媽照顧不周，男嬰不慎掉進河裡，母親巴奈與父親阿多卜因而便將這兩個孩子合葬於家屋外的空地邊。直至大正十五年(1916)，巴祐六歲時，母親巴奈與父親阿多卜終於再得一女，並將其命為藏拉⁹，而也正是這一年改變了巴祐這一生的命運。

當母親巴奈帶著剛出生的藏拉去鯉魚尾社駐在所報戶口時，鯉魚尾社的蕃社警察看了一眼戶口調查簿上所記的成員並指著說道，

「這個巴祐已經六歲了，是時候該送去蕃童教育所了！」並以眼神示意巴奈。巴奈滿臉不悅地看著蕃社警察，並用手指著他大聲說道，

「我們家的孩子，不用你管！你只把日本廳府交代給你辦理的任務做好就得了！你自己也是邦查¹⁰何必這樣當日人的走狗！」

說罷，蕃社警察又對巴奈說了不少花蓮港廳為推動蕃童教育所政策所提出的相關福利。蕃社駐在所的執勤人員多為阿眉族本地人，然而卻迫於各種原因，在自願與非自願之間選擇成為了日人的眼線，為日人的理蕃夢、拓殖夢、移民夢的幫手，協助日人各種事宜。

「巴奈，廳政府每個月會定期發放小米給蕃童的家庭，只要願意乖乖配合，將小孩送到蕃童教育所，便可以得到許多優惠。另外，在每年的天長節，廳府也會給予不少賞賜，妳難道不想要嗎？」此時蕃社警察眼神堅定並略帶挑釁地看向巴奈。

原本憤怒的巴奈瞬間被獲得小米發放的甜頭給吸引，同時也想到自己家裡尚有孩子要餬口，還有那個一天打魚三天曬網的貪婪、憊懶老公，且明白自家

⁸ 改媵，阿美族語 Kaying 音譯。

⁹ 藏拉，阿美族語 Zanglah 音譯。

¹⁰ 邦查，阿美族語 Pangcah 音譯，阿美族語中對我群的自稱，似中文語境中自己人、同族人之意。

的小孩可能已經被日本當局看上，因著祖上身分敏感的顧忌，為避免不必要的糾紛，與生命安全，因此便貌似爽快地答應了蕃社警察，並讓蕃社警察將巴祐的名字及資料登記在冊。

回到家後，巴奈和阿多卜在餐桌上詳實地敘說了今日在駐在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阿多卜憤怒的將碗砸在地上並說。

「甚麼！妳豈能讓巴祐去日本人學校，我們邦查的孩子，怎麼可以學日本人的東西！去日本人的學校！」

「你懂甚麼？日本人已經看上巴祐了，此刻若不將巴祐送去蕃童教育所，他日若日人沒有稱心如意，倒楣的必然是我們一家人，就連優某多也會深受其害的！日人多狡詐，你也是知道的，逃亡的一路走來多辛苦，你也經歷過。日本人佔了我們的七腳川，開了吉野移民村，連荳蘭¹¹也被迫與他們合作，成立了荳蘭移民指導所，要是當年那時社裡那幾個頑盪的少年不殺日本警察，或許我們還在我們的七腳川過著……」巴奈無奈地啜泣著說。

頃刻間，阿多卜回想起數年前七腳川戰役爆發時一家人逃亡的過程，自己因年邁尙孱而未能逃難的奶奶，葬送在日人的刀槍之下，還有自己親眼所見日人命令荳蘭、里漏等社人放火燒了自家的田產與家屋，並爭相搶掠甘藷、作物等畫面。又聯想到多數社人被迫移住，日人不僅強迫七腳川社人定居，更連所居部落也要符合當局所規定的「棋盤式」規劃，日本人滲透到生活中干預生活大小事。一瞬間如海潮般襲來的噩夢，在種種恐懼與害怕的支配下，阿多卜不再與巴奈爭辯和抗拒，默然地坐下後暗自接受了巴奈的選擇。

蕃童教育所位在山下部落，距離巴祐所居的鯉魚尾社有一段距離，約莫走半個小時的路程即可到達。山下部落的族人原亦是居於七腳川舊社的社人，與鯉魚尾社同因七腳川戰役而移住的阿眉族，因此，兩個社群之間經常通婚且常有往來。巴祐的阿姨也住在山下，平日裡巴祐下學後也頗受其照顧。不知不覺在轉眼之間，巴祐已年屆蕃童教育所畢業的年齡，九歲的巴祐因為在學校表現優異，五育均優且忠心向國。因此，學校的師長們極希望巴祐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並就讀同在山下的壽公學校，希望能為理蕃事業發展盡一份力。

¹¹ 荳蘭，南勢阿美族部落，阿美族古部落之一，阿美族語 *Natawran* 音譯。1908 年七腳川戰役爆發前，部落規模與人數和七腳川實力相近，彼此關係不穩定。1878 年加禮宛戰役、1908 年七腳川戰役後，移入大量的撒奇萊雅族和七腳川裔阿美族人。

蕃童教育所的師長在蕃社警察的陪同下，前往鯉魚尾社，來到三四九番戶。東南隅的井仍舊，家屋外的檳榔樹高挺著，巴基魯樹的葉子繁茂爭盛的生長著，樹下邊巴奈正掃著地。此時，蕃社警察見到巴奈並對著她說，

「是巴奈嗎？你們家真乾淨。」

「是，我正是。謝謝你的讚譽。」

「我是社駐在所警察藤原村樹，這是蕃童教育所的先生山田喜。我們希望巴祐能夠繼續接受教育，並為日本及天皇服務，成為有用的良才。如此一來，你們也可以繼續因為巴祐而獲得更多的小米及好處，有甚麼不好的？」

巴奈雖然百般不情願，因為這樣家裡就少了一個勞動力來源，同時又想到家境每況愈下，只好百般地不情願答應要求。於是，在蕃社警察和師長的見證下，蕃童教育所的日人教師將巴祐的名字登記於冊，而巴祐也在幾個月後順利的進入了壽公學校學習。

進入壽公學校的鯉魚尾社人並不多，只有零星七八人，每個孩子都是蕃人警察協同教師一起登門拜訪而留下的。當然大部分的阿眉族人是相當抗拒。在壽公學校就讀的孩子裡，其中包含了巴祐在蕃童教育所認識的同窗嘎造，¹²其餘的就是山下部落十幾人，及其他地區的學童，共計二十四人。由於公學校是花蓮港廳府配合總督府的政策，為教化阿眉族並革除陋習與風俗所成立，企圖讓阿眉族人蕃人成功進化為文明人的教化場所，因此在學習上對嘎造和巴祐人來說負擔非常的重，目的只在於讓蕃人擺脫野蠻。巴祐在如此負擔沉重的學校裡，舉凡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數、唱歌、體操等科目樣樣好，竟然還能拿得年級第一，不僅在學科上表現優異外，還領取天皇頒發的獎勵金，這讓母親巴奈相當自豪，在族社間總時常誇耀自家的孩子。

有一回巴奈和她九十七歲的叔叔甫定¹³提到巴祐在公學校的表現時，甫定一口不屑的說：「那麼厲害，還是要給人入贅的！當年清人重用我們七腳川，在加禮宛倒台後賞我們銀、帛，讓我們處理撒奇萊雅的人，我們才有過往的繁盛。別忘了我們是榮耀的七腳川，在過去我們是多麼的強大威武，我們作為頭目之裔，要振作，不能臣服日本，堅毅的七腳川人，要挺下去。七腳川一役我們傷死了多少族人，日本人的書少讀點，我們是邦查，不是日本人。我們不能

¹² 嘎造，阿美族語名 Kacaw 音譯。

¹³ 甫定，阿美族與名 Futing 音譯。

忘記自己的根！要為族人報仇雪恨！這是我們的使命！」

然而，當時自豪地巴奈只沉浸在巴祐帶給她的驕傲與榮譽，對於她年邁的叔叔甫定的話，也沒多往心裡去，甚至根本不在乎。

昭和九年(1934)春，新學期的第一日。花蓮港廳壽公學校自花蓮港薄薄¹⁴蕃人公學校轉來一位女孩，她的名字是哈娜。¹⁵哈娜有一雙深邃的眼窩，大大的眼睛，白皙且整齊的牙齒，黝黑的肌膚，漫黑的長髮。雖然這就是典型的阿眉女子外貌，但對於年方十四的巴祐而言，情竇初開的小男孩豈能招架得住？全身上竄下跳地興奮著，不僅巴祐被哈娜的美貌給吸引，連同窗的嘎造也被她給深深迷惑住。放學的路上巴祐對嘎造說，

「你看那新來的哈娜，你覺得漂亮嗎？」巴祐小心的試探著。

嘎造面帶興奮地答道「豈止是美，那是美若天仙啊！我多希望豐年祭能快點到來，我要背上我的情人袋在哈娜面前跳舞，讓她把檳榔投進我的情人袋裡！若能成功入贅到哈娜家，那一定是最幸運的！」

巴祐驚訝地看著嘎造說「所以你也看上了哈娜？」語氣中略帶著訝異和疑惑。

「也？」嘎造滿臉疑惑的說道。

「阿哈哈哈哈哈！說太快了啦！我怎麼可能對哈娜動心呢，我們家還要靠著我繼續讀書，才能繼續領廳府發的小米，還有天皇頒的獎勵金。我除了藏拉一個妹妹外，現在又多了一個弟弟，我們家的壓力更重了……。」巴祐越說越難過，一抹斜陽從山邊射過來，金燦燦的夕陽映照在嘎造和巴祐身上，如此耀眼卻也如此哀傷。年少的血氣方剛與賀爾蒙的作祟，使得兩個青年對於青春期的女孩總有更多的想像與衝動。

巴祐深知自己必須更努力，才能考上即將成立的花蓮港中學校，讓哈娜看到他的存在，但一方面又擔心家裡的狀況，因為賀田組等日人財閥已經看上巴祐家在壽山上的山坡地了，巴祐熟諳日人的思維模式，知道日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準備對他們下手……。

到了幾個月後的豐年祭，當祈求豐收儀式結束後，便是部落內迎靈、娛靈

¹⁴ 薄薄，南勢阿美族部落，阿美族古部落之一，阿美族語 Pukpuk 音譯。1878 年加禮宛戰役、1908 年七腳川戰役後，移入大量的撒奇萊雅族和七腳川裔阿美族人。

¹⁵ 哈娜，阿美族語名 Hana 音譯。

的儀式，這個時候在場邊的女子可以將檳榔放入心儀男子的情人袋裡，以表情意。舞蹈的過程中嘎造和巴祐兩人分別數目哈娜，而在場邊的哈娜則無動於衷。直到逼近破曉時分，由於禁忌的緣由，哈娜等少女與婦女必須離開儀式現場。離開前，哈娜回頭偷看了巴祐一眼，而此時嘎造則目不轉睛的看著哈娜，此刻，嘎造頓時發現哈娜偷看巴祐的意圖。此時，嘎造再也難以忍心中的慾火，直衝至哈娜面前大聲喊道，

「你為甚麼不選擇我！我分明比那巴祐好上多倍，我們家也有足夠的柴薪可以放至你家屋門前給你添面子，為何你非得選擇巴祐那個又窮又沒武力的男孩！靠著日本人活著的人你要怎麼依靠！我是男人，他是男孩，選擇我難道不好嗎？他連他們家都照顧不好了，你竟會喜歡這種沒用的人！」嘎造眼中帶著憤怒與失望，又透著對哈娜滿滿的情意。

哈娜冷淡的說道，「因為我不喜歡像你這樣血氣方剛，又愛逞勇的男子，你說你是男人，可你現在的行為卻與孩子無異，我喜歡的是沉穩、勤奮、積極的男人，正是巴祐，而你甚麼都不是！我們七腳川男人沒有像你這樣的，技不如人還亂發性子。巴祐家雖然不富裕，但他好歹上進，而且他還是七腳川頭目的後代，有朝一日我相信他會用他的力量讓我們七腳川社人回到我們的土地，那本來就是我們的家園，是總督府跟廳府的惡意謀劃，蓄意奪取，小題大作，才致使我們現在過得如此不幸福，若七腳川沒有消失，我也不用住到薄薄去，我相信巴祐能帶我們重新建立、找回我們失去的家園，如果你也可以這麼做，那我願意嫁到你家去，你也不用入贅到我們家了！」

聽到爭吵聲趕來的巴祐，正恰好聽到了哈娜的這一番話，也知道了暗戀已久的哈娜與他是兩情相悅，心中互有彼此，但他卻心照不宣，假裝一副渾然不知情的樣子，並對著嘎造說，

「這是怎麼了？嘎造你怎麼發脾氣了！」巴祐滿臉疑惑的問著。

嘎造滿是怒火，怒髮可直衝冠地說，「不用你管！你最厲害！領天皇獎勵金、廳府的小米，所有的好處都被你拿了、佔盡了，你就是部落之光！日本人的好樣板！而現在連我欣慕的女子你也要搶！巴祐你太過分了！」嘎造扭頭就走，只留哈娜跟巴祐兩人錯愕的留在原地。

巴祐靦腆且穩重地說著，「你別擔心嘎造他，他就這性子，我去說說就好。」

哈娜大概是被嚇得不知所措，只站在原地驚恐地回答了個「嗯……。」

巴祐快速地追了上去，卻發現早已見不到嘎造的身影。在詢問之下，有人

說看到嘎造往鯉魚山的方向跑去，而巴祐也沒多想，只以為嘎造跑去了他倆小時候經常去的那棵樹洞下撒氣了。那樹洞是嘎造與巴祐兩人的秘密基地，兩人在壽公學校念書時，只要心情不好便會去那兒排解情緒，嘎造天生脾氣不好，每次只要不順心便會跑到那拿著石頭刮樹皮，以致於那棵樹至今已然坑坑巴巴，但其生命力卻仍然旺盛。

聽到逃往山的方向去，巴祐心裡自然也沒多想，只覺得過一會兒嘎造就會回到那個天真爽朗的模樣並出現在隔日的豐年祭上，於是巴祐也未多慮就先回家了。

隔天一早，巴祐被母親巴奈驚恐的尖叫聲驚醒，巴祐緊張且迅速的起床，以為又再爆發了一次七腳川戰役，沒想到聽到的卻是昨日嘎造跑去鯉魚山後，恰巧與狩獵回來的太魯閣蕃巧遇，由於太魯閣蕃與阿眉族是世仇，因此彼此間相互出草乃常有之事。而不幸的，嘎造成了太魯閣蕃刀下的人。巴祐聽到這消息後，瞬間說不出話來，急忙穿著好衣服，拿起他從未拿過的番刀要前往嘎造家，此時母親巴奈連忙攔住他說道，

「巴祐，你要去哪裡！」

「這不可能！這怎麼可能！絕對不可能！」

巴祐答道「我要去確認真實！我要去幫嘎造報仇！我要去駐在所告發這件事情！我要去找太魯閣蕃理論！」

「夠了！」母親扯破嗓子面目猙獰地用力喊著。

「難道你忘記七腳川戰役了嗎？我們家就是受其牽連才落得現在這個樣子，拜託你，巴祐你別去行否？你不知道逃亡的痛苦，那種恐懼，那被支配的感覺，我不希望你也經歷到……。十八個少年殺警後逃逸，引發我們現在的樣子，多痛苦，你的舅舅、孀孀他們，至今還被日本人強制移住在臺東廳生不如死。若是一個沒處理好，我們一家死了是小，可是我們還有那麼多族人！不可以連累到更多人啊……，可以嗎，巴祐我求求你了。」母親癱軟地跪在地上哀求巴祐。

與此同時，父親阿多卜正好從聚會所回來，並說，「我聽聞了嘎造的事情，你們都聽說了嗎？」

「嗯。」

「方才耆老和我們等人已經討論了現在的情況，頭目和耆老說有鑑於七腳川戰役的發生和經驗，我們還是得小心為上！頭目一家人也戒慎恐懼著，雖然

我們七腳川過去有三個大頭目，但至今在日人的控制下，我們鯉魚尾只能有一個頭目了，沒了過去的榮光，我們必須更時時刻刻謹慎著。日人奸詐多端，非常邪惡，或許這是他們安排的伎倆，故意讓太魯閣蕃挑釁我們，進而爆發兩族之戰，相互絞殺，直至兩族滅亡。日人只要做壁上觀，最後漁翁得利！說不定還要在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劃設移民村。」

「那死去的嘎造怎麼辦！誰替他報仇！」巴祐激動的說著。

「你一個從未拿過蕃刀的孩子，如何報仇？我們能做的，只有做一個好的甕棺給嘎造，將他葬在他的家屋下。哎！」父親無奈地嘆了口氣。

數日後，鯉魚尾社頭目和耆老在日警的見證下，從太魯閣蕃那贖回了嘎造的人頭，並由蕃設內神社的神道師為其舉辦了簡單的神道教儀式後，象徵嘎造魂靈升天，並用甕棺下葬於新制規劃的墓區。

「我的友人嘎造，永別了，我們在蕃童教育所認識，一起就讀公學校，一起經歷日本老師的嫌棄，一起偷吃鹹豬肉，一起在田埂上奔跑，一起去拔甘藷，一起在荖溪洗澡，永別了，不能一起在公學校畢業……，我會替你守護好哈娜的。明年畢業後，我會去讀我們約定好的花蓮港中學校的，雖然我知道很困難，但我會盡力的……。」巴祐難以克制自己的情緒邊哭邊說道。

自從這一天之後，原本活潑、風趣且意氣風發的巴祐，變得沉默寡言，不喜說話。在他的內心裡，痛失摯友的傷痛成為他的動力，要更努力考上花蓮港中學校，雖然他在公學校裡少與人往來，但他卻唯一會和哈娜說話。他和哈娜約定好，哈娜上花蓮港廳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而巴祐則努力考上即將成立的花蓮港中學校。

下學後的兩人，常走在日人規劃好的棋盤方格的部落街道上，星羅棋布的道路，總讓兩人感慨過去沒有日本人干預時，部落內部自然形成的道路之美，還有那心照不宣的居住模式，是多麼的讓人舒心而不壓抑。那最原始的生活模式，自由自在的生活，總令兩人在心中有所感悟。

果然，不負所望與期待，兩年後的昭和十二年(1937)，巴祐和哈娜分別考上了花蓮港廳立花蓮港中學校和花蓮港廳立花蓮港高等女學校。這個成績不僅打破了當時的辦學成績，同時也突破了族群上的限制。從未有生蕃和內地人、本島人共處一室求學的情景。得知考上花蓮港中學校的母親巴奈，則表示相當憤慨，原以為讀完公學校就可以回家勞作，沒想到竟然還考上花蓮港廳新成立的中學。

當母親巴奈急著要開口怒罵巴祐的同時，巴祐竟淡定的先說了一句，

「讀了花蓮港中學校，不僅廳府許可我不用花任何一毛錢，而且每個月還有更多的錢可以領，如此一來就可以去買更多的小米，或許我們還可以經常吃上糯米，弟弟妹妹們也可以安心去蕃童教育所和公學校就讀，如此一來我們家就能好上了。」

母親只好低聲地說了句「好吧，你去吧，去走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吧。」

隔年，巴祐和哈娜兩人，從鯉魚尾一路走至花蓮港市，從未見過如此繁華的都市的兩人，在入船通、黑金通、稻住通駐足了許久，那天晚上，兩人還到了筑紫館看戲，一起欣賞了日本內地來的藝妓表演。

雖然花蓮港市與鯉魚尾社同在花蓮港廳轄區內，但兩地不僅在地貌上有所不同，在開發上也有所差異，花蓮港市街上處處是現代化的象徵，而鯉魚尾社則是古樸的阿眉族部落。年輕男女對街市上燈紅酒綠的「摩登」給吸引，處處令二人目不暇給。

甫入學，巴祐和哈娜就被冠上了許多不一樣的眼光，有訝異，有歧視，有羨慕，但其中的滋味也只有他們自己知曉。

「你好呀！你看起來不是內地人，你的膚色真黑，你是哪個縣的？沖繩的嗎？」日本同學問。

巴祐答道「鯉魚尾。」

「鯉魚尾？那在哪？」

「就在……壽村。」巴祐低聲的回答著。

「所以你爸爸還是你們一家是賀田組的成員嗎！還是你也是移民村的小孩？我是德島縣人，你呢！香川嗎？」日本同學興奮地問著。

「移民村……移民村……。我是阿眉族……，我的家以前是七腳川，我是七腳川人……。七腳川，就是你們現在的吉野移民村。」巴祐想起長輩們口中七腳川社的記憶，還有令其常懷念的美好，不禁落下了男兒淚。

此時，日本同學聽聞巴祐是阿眉蕃人，紛紛圍過來並用相當鄙視的倨傲眼神看著。日人素來自視甚高不願理睬臺人，而臺人則再鄙視巴祐和哈娜。也因此，巴祐和哈娜經常在學校內受人白眼與冷落，即使是師長們也不易外，別是日本師長對其二人常有不公，然而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巴祐和哈娜也只能默默吞下。正因此，使得二人相約聚在一起排解情緒。

花蓮港高中等學校和花蓮港高等女學校雖只有一米崙溪之隔，但對於兩個

遠赴他地求學的游子來說最為難耐孤寂。兩人在受現代化的氛圍影響下，開始穿著現代化西式服裝，哈娜摒棄了傳統綁腿，也不再如在部落時，著開襟服裝和包頭巾，而巴祐則穿上了襯衫及西服，兩人也在學校內接觸到了現代的自由戀愛觀，和現代化的學科知識，而哈娜也在高等女學校接觸到了男女平等的認知，對於婚姻觀念有所拓展，然而正是這樣的差異，造成兩人在觀念與認知上有所歧異。

「巴祐，你知道嘛，我的日人同學說，她們都跟她們心儀的男生一起出去。」哈娜興奮的分享著。

「嗯。那你想說甚麼？你羨慕嗎？」巴祐語氣平淡的說。

「我在想，我們認識也有四年多了，你不覺得我們可以試試看日人的戀愛方式嗎？再說了，我們現在也不在部落，沒有巴奈阿姨管著你！沒有試過怎麼知道好不好。」哈娜央求的眼神令巴祐難以招架。

「我想，再等等吧，我怕.....如果這件事情被母親知道了，我會被她罵個臭頭，甚至不讓我來花蓮港市讀書了。而且，我今天聽到日本老師說如果在校成績好，可以保送到臺北帝國大學預科，我想著，只要我多努力一點，再多一點努力，或許我可以突破日人的限制，進入文政學部，我想去土俗人種學講座課那，和宮本延人、馬淵東一一塊做調查，聽說土俗人種學就是在研究我們的學科，我若是能進去，這樣就可以去找回更多離散各地七腳川人了，若是他日有成，我們也能有更好的未來。那時候，我們再來試試看自由戀愛吧！」

「為甚麼！我不要！我和你大老遠跑來花蓮港市讀書，這麼累我都沒說甚麼了，你怎麼可以棄我而不顧。豈有這樣的道理！再說了，你倒是想想你要怎麼去臺北帝國大學？你又不是皇太子出巡可以搭船，或有人力車，或御駕，你要游去臺北州嗎？還是你要爬山？然後遇到太魯閣蕃出草？你難道忘記嘎造是怎麼死的嗎？」哈娜怒視著巴祐。

此刻，巴祐默而不答，只說了一句，「好，我答應你，我試試看吧。」

於是兩人在米崙溪畔的涼亭嘗試起了牽手、擁抱，當哈娜想抬起頭親吻巴祐時，巴祐卻退縮了一步，「我想慢一點，不要太快可以嗎？我真的害怕被母親知道，我想回去跟她報備後再來跟你說。」巴祐委屈地說著。

「你倒是有理了！剛才是你答應我的，現在卻又出爾反爾，君子豈有像你這樣的！這就是你在學校學到的誠信仁勇嗎？若是如此，那這學還乾脆別上了！我怎麼會看上你，早知如此，當初就應該應許嘎造的要求，或許我現在會

更幸福！」哈娜滿臉不可理喻的怒氣。

「對不起我……，我……對不起。」巴祐委屈說。

「別對不起了，說那麼多對不起也沒有用！當初看上你，是因為你勤學、上進、努力，你是最有希望成為我們族人的菁英，帶領我們重返七腳川社的領袖，讓我們重回七腳川舊社居住，雖然現在我們的土地也回不來了，變成吉野移民村，但我們至少還可以口口聲聲稱自己是七腳川人，但卻沒想到你成了日本人的舔狗，總督廳府的奴隸！我是阿眉人，我是邦查，那你又是甚麼？你自己想想！你要想去臺北帝國大學儘管去，去給日本人工作吧！」哈娜撇臉就走，毫不留情，只剩巴祐一人呆滯在涼亭下。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母親期待我能回家勞動幫助家務田作，而我沒有幫忙；嘎造因為爭執死在太魯閣蕃手下，而我只能袖手旁觀，沒有為他報仇；現在難道連哈娜都要離我而去嗎？我不要。」巴祐痛心疾首的縮在地上哭著。清風徐來，夜色漸至，月光灑落在米崙溪畔上，同時也照在巴祐身上，巴祐抬頭仰望著天上月，眺望遠處米崙溪出海口，思考著「究竟盡頭是甚麼？」而這一日，也讓巴祐重新思考了自我。

「我是誰？我是邦查的孩子嗎？我是七腳川的男人嗎？我真的還有要讀下去的意義嗎？我究竟在做甚麼？為甚麼大家都要離我而去？為甚麼？我錯了嗎？我道的是誰？我真的是日本人的幫手嗎？」巴祐陷入無止境的自我盤問和懷疑，卻仍然感到痛苦。

隔日，巴祐在放學後急忙趕到高等女學校的校門口，見到了哈娜，他對著哈娜大喊道，

「哈娜！哈娜！哈娜！」

哈娜聽到熟悉的聲音，反射地朝巴祐的方向走去，待到巴祐準備好後，他開口說，

「對，對。你說的對，我不應該害怕母親的威嚴，我不應該自束手腳，我應該大膽一點，我們應該選擇自由戀愛！」巴祐激動的說。

「你想通了嗎？你認真想好了嗎？如果還沒，我可以等你！等你好了我們再開始也可以。」哈娜說。

「想通了！我可以忠君、忠國、忠於妳！七腳川勇士不怕困難！七腳川人會繼續勇敢的續存著！」巴祐提著興致的說。

「好的，我知道了。太開心了。」哈娜回答後並竊笑了一下。

「我希望我可以為國家奉獻，為帝國奉獻，而我也會為妳奉獻我自己，你認為呢？」巴祐問。

「當然可以！忠君愛國是第一等大事，先有國，才有家，這樣部落才會越來越好。我們都是如此，只要你心裡有我便好，我也願意跟你一起試試看臺北帝國大學！我也想去文政學部，我想去史學科，我們一起去吧！一起努力！」哈娜愉悅的指手畫腳說著。

這樣歲月靜好的小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兩人都朝著自己的理想過著。由於花蓮港廳獎勵蕃人改姓政策，巴祐為響應政策因而在昭和十五年(1940)更改為「鈴木德次」，並且更為堅定要為帝國所奮鬥，而哈娜則在昭和十八年(1943)更名為「山口梅英」兩人都透過改姓名獲得了不少好處，同時也將這些好處回饋給家裡。

而德次與梅英因忠心向國、為帝國奉獻的精神被總督府及日本政府得知，二人得到了厚賞。同時，德次家裡的妹妹們，但凡上到蕃童教育所便可以領取小米。而這一舉措，也使得越來越多阿眉蕃們將自己家的孩子送到蕃童教育所就讀，花蓮港廳的蕃童教育所也越蓋越多，越來越多學生加入。

昭和十八年(1943)六月，由於太平洋戰爭吃緊，德次收到了前往南洋的徵兵志願書，本就想將自我奉獻給帝國的德次得知此消息，興奮的在花蓮港中學校的宿舍喊著，並提筆快速填上名字。只見一款直行的欄位，被填上了大大的「鈴木德次」。

此刻，德次難掩心中的激動與亢奮，無法控制的大喊道，

「我也能成為皇軍？我也能為帝國奉獻嗎？我也能去南洋嗎！」

德次興奮地從花蓮港中學校的宿舍圍牆翻出去，一路直奔高等女學校，在多次央求下終於見到了梅英，而梅英也為德次感到開心。趁四下無人，德次喚著梅英的族名。

「哈娜，我可以去南洋當志願兵了！我終於可以為帝國的事業奉獻了！」

「真的嘛！那太好了！我真為你感到開心。」

昭和十八年(1943)九月，花蓮港廳的秋天來得異常得早，方九月三日，便已感到涼意，這一天，德次和梅英如往常一般見面，一輪明月高掛於天，金秋之夜，海上涼風徐徐吹來，在這浪漫的月色之下，兩人行成了愉悅的男女之情。

「痛嗎？」德次問。

「不會，這是我收過最快樂的生日禮物，謝謝你。」梅英說。

兩人親吻後又再繼續了男女之事。

此後，由於高等學校的課業與競爭更為激烈，兩人關係雖持續締結，但也都沒有再見面，因為他們相信他們都在朝著理想前進。

昭和十九年(1944)二月吉日，剛過完二十四歲生日的德次如願地踏上了遠赴南洋的船隻，隻身形影地船隻在花蓮港廳新建好的港口開動，嗚嗚嗚地船鳴聲，響徹整個奇萊原野，「又有一艘船隻要離去了。」巴奈站在滿是枯枝的巴基魯樹下說著。

灰濛濛的船煤煙及霧氣壟罩著天，此時梅英撫摸著下腹站在高等女學校的宿舍看向太平洋方向，前往南洋的旅途是如此的漫長……。

